



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

張 勇 焦 殿 珍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321751147

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

張 勇 焦 殿 珍 著

周 立 插 圖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(沈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)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一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編 號：4505·787×1092 耗 墨·1 1/4 印 張·22,000 字

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：1—50,080 定 價：(5) 一 角 二 分

出版者的話

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办的很成功，現在已經是一个拥有將近兩千戶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了。过去王宝山村一垧地頂多才打三千斤粮食，一九五五年这个社一垧地就打六千來斤。合作社使農民的生活逐漸富裕起來了。这一事实，生動地說明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是条使農民拔除窮根達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。

从这本书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：要想办好合作社，首先必須在党的領導下，按照党的階級路綫和政策办事。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打退富農的進攻，鞏固了農村中的这个社会主义陣地，保持住貧、中農的緊密團結，不断地擴大社会主义影响，就是因为他們依靠了党的領導，貧農和不富裕的農民在社裏始終佔有优势地位。其次，还必須不断地認真改善經營管理，總結經驗教訓。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曾經因为擺大攤子，和經營管理中的其他一些缺點，幾乎使合作社垮台。但是，合作社的幹部在党的帮助下，及時地吸取教訓，認真地改善了經營管理，使合作社得到了鞏固和發展。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条新的道路，因此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些缺點和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，只要是能够依靠党，認真地改正缺點和學習、積累經驗，是能够把社办好的。

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办得成功的經驗，对每个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社員，都是有教育意义的。特別是那些新建立起來的合作社，更應該很好地學習这些經驗。

目 錄

貧農點起合作化的火焰	2
打退富農的進攻	7
嚴重的考驗	16
改善經營管理以後	22
大發展的一年	28
家鄉天天在變樣	34

收穫的季節，在綏中縣徐會凌區王寶山村裏，~~提~~一片引人入勝的景象：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正忙着收穫莊稼。村東頭，一個生產隊正在忙着刨地瓜，一個社員翻開泥土，突然拾起一棵地瓜秧，上邊長着兩個大地瓜，高興地說：“看哪，這一墩足有五斤重！”幾個社員立時跑上前去搶着看，這時另一個社員又舉起一墩：“看看這個也不小吧！”說着大伙都笑了。

村西頭，在大片的土地上，社員們正忙着跟在拖拉機後腔，把長得像牛角似的苞米棒子一簸箕一簸箕地裝在拖車上。“突……突……”拖拉機開動了，六十三歲的老社員魏漢武緊忙爬上去，拖拉機在田野裏轉動，他坐在堆在車箱裏高高的苞米堆上，笑得滿臉是皺紋，感慨地說：“沒曾想我這個老头還嚐到社會主義的滋味了。”這時，隨着秋風，傳來了一陣入耳的歌聲，向南看去，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棉田，包着白頭巾的姑娘，一邊揀着雪白的棉花，一邊輕聲歌唱着：

一條公路長又長，公路兩旁好風光，
高粱紅呀穀子黃，千畝棉田白茫茫，
你割高粱我割穀，揀棉花的是姑娘，
這就是我們合作社，愉快的勞動幸福的歌唱。

拖拉機曳引着拖車，一趟又一趟把苞米、高粱運到寬大的場院上，場院上一台脫穀機在隆隆地响着，一夥社員忙個不停，把高粱穗剛送進脫穀機的入口，糧食就像明珠一樣從出口刷刷地落在地上。屯子裏邊一個角落裏，還有幾戶單幹農民在打場。一個老農民聽到隆隆的脫穀機聲，看到社員歡樂的樣子，無形中加快了鞭子。他想：快打完場吧，打完了好入社啊！

看到這幅景象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、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劉洪達常常歡喜地說：“一九五二年在蘇聯參觀時我曾想：‘咱多嚕能过上這樣的幸福生活啊！’哪想到我們現在就使用上機器了，眼瞅着全村農民入了社就要辦高級社了。”不由得又想起五年來辦社所經歷過的艱苦過程。

貧農點起合作化的火焰

這是一九五一年八月裏的事情。

一天下午，貧農郭森拿着鐮刀、担着筐向村西邊的大地走去。雨水調和，莊稼長得茂堂堂的，風煙不透。苞米，吐出了紅纓；高粱，分散着淡黃色的花粉，隨着微風傳來一股沁人的香氣；夾雜在苞米和高粱中間的是一塊塊的棉田。棉花長得實在好啊，棵棵都像小桃樹一樣，青色的棉桃兒掛滿枝。郭森一眼望去，再也邁不動步了。他彎下

腰去，順手捧起一個棉桃，只覺得肉乎乎的，像雞蛋一般大，連數了幾棵棉樹，多的有三十二個桃，少的也有十七八個，估量一下，一畝頂少能揀二百多斤花。他心愛極了：“唉，我那管有半畝能種棉花的地也好啊！”說着輕輕坐到地上，又想起土地改革時分給他的十一畝地。論地，真不錯，土宣乎乎的，種高粱哪一年一畝地也下不了一石多。可惜就是有些窪，不能種棉花。一九五〇年郭森響應國家號召種了二畝棉花，只揀了一百斤霜前花，剩下沒辦法只好連桃拉到家。他想着想着突然轉過頭去，看見了同組魏奎山的地：這邊長着沒有人高的苞米，那邊是像煙袋桿細的高粱，吐出一個不大的小穗，只有中間十四壠是棉花。郭森十分惋惜地想：“魏奎山哪魏奎山，你這麼多適合種棉花的地，怎麼就種這麼幾根壠呢？”又一尋思：“唉，這也不怪他呀，要都種上了棉花，一個人怎麼能夠蒔弄過來啊！”他呆呆地坐在地頭上，過了半天，臉上忽然出現了笑容，就好像偶然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，猛地站起來，拾起鐮刀胡亂割了一挑子草，就担着回家了。

傍晚，暑氣漸漸消散，郭森在村前一棵大槐樹底下找到了互助組長劉洪達。

“組長啊，我今天下地割草……。”他從頭到尾吐出了自己的心事：“要把地打在一起，適合啥就種啥，又能多打糧食又能多揀棉花，那該有多好啊！”“這確實是個好辦法！”郭森的話正說在劉洪達的心坎上，互助組土地不



連片，確實有不少警扭事：春天訂計劃時，曾核計每畝地平均上三車糞，剗耨四遍，可是有牲口戶能辦到，沒牲口戶就辦不到；土地張家一塊，李家幾根壟，使用剗耨機，一天不時要從這塊地背到那塊地去，大家累得够嗆，還剗耨不多少。

黃昏了。郭森和刘洪達越談越投心，越想心中越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，彷彿他們從夜幕中看到了村外的大地已經連成了一片。……

在互助組的會上，刘洪達提出把土地合到一起的事，十四戶組員當時都沒有反對。但是不知道這樣做是否

对，組員們就派刘洪達到縣裏去請示。縣領導上劝說他們不要忙，等條件成熟再說。貧農郭森听了还是堅決要搞，他說：“縣裏不讓，咱就偷着幹，多打粮食还不好嗎？”這時，刘洪達又第二次到縣裏去請示。

“縣裏讓咱們試办看看，他們就派人來幫助。”听到刘洪達帶回這個消息，郭森等可樂了，但是有些人却說：“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！”上中農刘玉昇最先擺手說：“我的牲口這樣壯，那樣幹弄垮不糟了！”“爺兩個还分家呢，何況張王李趙湊到一塊……”最後只剩下貧農郭森、刘洪達和另一個共產黨員及还有些動搖不定的兩戶中農和一戶富農。這時，刘洪達幫助不願幹的人成立了一個互助組，又讓那戶富農退了出去。

“刘洪達他們歸大堆了，吃大鍋飯啦！”村裏立時傳開了謠言。上中農張廣和还諷刺地說：“簡直是胡扯，这些窮小子分了點地，不知怎麼美好了。”刘洪達並沒有理睬这些，他和郭森在鼓勵着自己和同夥：“我們高低要幹下去，再有困难还能像給地主扛活那樣嗎？”共產黨員張慶書家是上中農，因為父親不同意，他便把自己的那份地拿出來加入了；上中農張权当选过代表去縣開过会，孫子又是青年团支部書記，他猶豫了一陣，想到共產黨讓做的事是不会錯的，也堅持着要幹下去。只有中農魏奎山还二心未定。

秋收完了，大家就計算着誰入多少土地。会上人們

都熱烈地發言，只有魏奎山在一旁悶悶不樂。

“姐夫，你入多少地？”劉洪達性急地問。

“你問你姐姐去吧，我說了不算。”魏奎山好像很難為情地說。

“那也好！”劉洪達說着就出去了。

“我一輩子沒管過事，管那個幹啥？還是問你姐夫去吧！”劉洪達回來把他姐姐說的話學說了一遍，魏奎山的臉立刻像巴掌打似的紅了。過了三天，大夥又要他把驢牽來，從此再去招呼他幹活他就說：“你們先幹吧！”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退出去了。

魏奎山退出後，剩餘的人照常堅持着集體勞動。冬天到了，白天，他們按照分工，一部分人忙着磨粉賣和餵豬，另一部分人忙着積肥；夜裏，北風捲着雪花吹到臉上像貓咬似的，村裏的人早在暖薰薰的被窩裏睡熟了，可是他們還在揮舞着斧頭劈柴火，“劈劈叭叭”的聲音響徹了全村。

十月間，當時的中共遼西省委農村工作部同縣裏派人來幫助他們訂立了社章。大家這時才明白：原來這叫合作社啊！

劉洪達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做出了成績，全村的輿論也隨着漸漸轉變了。很多人都特意到社裏來看看。他們常常羨慕地說：“你看人家（指合作社）的豬餵得真是膘滿肉肥，賣了七口，圈裏還有十幾口！”“你看，人家

一冬就攢了二百多車糞。”“人家一冬就掙三百多元，還買了一匹大馬呢！”

共產黨員張慶書的父親也不像先前了，高興地說：“我們全家都入社。”原先退出的貧農張林書也後悔了。村裏又有十五戶農民參加了合作社。王寶山村的合作化的火焰，就這樣的點了起來。

打退富農的進攻

初春，天還很冷。社員們正在粉房裏忙着揣粉麵。“吱嘎”一聲，門突然打開了，隨着一股冷風進來了一個高個子的人。

“噢，看你們幹的有多歡啊！”來人丟開披在身上的棉襖，摘下禮帽，像家人一樣，挽挽袖頭就插手幹起活來了。

“哈！哈！”來人又冷笑一聲：“大夥在一起幹活多熱鬧呀，我也得走社會主義啦！”

屋裏煙氣騰騰，從白色的霧氣中，社員們望到了來人的那發光的禿頭、鷹鼻子和一副奸滑的臉，都很納悶：這個“也不錯”劉明怎麼也要入社了？誰不知道他大騾大馬養活着，前兩天又已經雇好了長工呢？但是，慢慢就弄清了他的底細。他有一個侄兒叫劉福純，在縣委會工作，前兩天到村裏來幫助工作，到村後就告訴他叔父說：“現在農村整黨，反對剝削，咱趕緊入社吧！”劉明見到風頭不對，

就想鑽到合作社裏來。

合作社裏的幹部在搞合作社工作中沒有階級鬥爭經驗，並且覺得劉明有車有馬，土地又多，便批准了他入社。劉明入社後也真“積極”。每天晌午，他老婆一來找他吃飯，他總是

提高嗓門

說：“走吧！

走吧！社裏

的活幹不完，我就家

去啦！”“哟，

瞧瞧你！”他

老婆接着浪

聲浪氣地

說：“入社連

飯都不想

吃，这回都

該姓‘社’

啦！”在合作

社搬家的時

候，劉明也

東西忙活

着，累得滿



头大汗。

“刘明在村裏代表了一個中農階層。”選舉合作社的管理委員時，刘福純向刘洪達和社員們一再說：“对刘明我們要和藹，处处使他感到愉快，這樣他才能安心在社。不然，他要退社影响可不小啊！……”就這樣，刘明被选為合作社的管理委員和副業組長。

刘明当上管理委員後，就想把合作社給搞變質了，按照他的經營方式把社办下去。合作社的入股分紅早就核算好了：土地分紅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，土地分副產物佔百分之五十。這個規定本來已經很高了，可是刘明还表示不同意，他主張把土地分紅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，土地分副產物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。一場鬥爭在管理委員會上展開了：

“糧食是地打的，稽棵是地長的，人靠地吃飯，所以土地就得多分紅。”刘明理直氣壯地說。

“有地沒有人去种，放在那一輩子也不會長出莊稼。”貧農郭森和其他貧農都堅決反对刘明的主張。

在管理委員會上，刘明的打算沒有成功，他又拉攏一些中農社員在社員大会上把他的主張又提出來了。人們爭論一陣毫無結果。

鬥爭在繼續着。

“開粉房多磨粉，那來头可就太大了！”在訂生產計劃時，刘明又提出了他的主張。

“咱們再拴上兩輛大車，到山海關給私人拉腳，哪一天還不掙個七元八元的。”上中農張廣和緊接着提出了補充意見。

“那不行。”貧農郭森又提出了反對意見：“我們搞社，目的就是為了多打糧食。為啥不想辦法把地好好蒔弄上，偏要幹那些事兒。……”

“咱們過去沒幹過那些事，那麼幹把社整垮了，那不糟了。”劉洪達表示支持郭森的意見。

“你們懂得啥，我過過大日子！”劉明這時又顯出了他那“屯不錯”的姿態，接着說：“看看你們東山屯的人，常年背個糞簍子，可是哪個人過富了呢？再看我們西山屯人，天天磨粉賣，沒事往牆根一蹲，又自在又來財。”

“對呀，要讓你們這樣領導，將來不都窮了嗎？”上中農張廣和又附和着說。

“不，絕對不能這樣幹。”貧農和一些下中農仍不同意。會上又提出要按照國家需要種棉花，劉明也反對。兩種意見越說越不相投，以致鬧得吵起來了。

“我們的牲口和地憑什麼讓你們擺弄。”上中農張廣和又發脾氣了。

人們吵吵不休，會議爭吵了三天也沒有結果。直到最後黨的區委書記來了，才把劉明破壞合作社的陰謀給揭露出來。但是劉明的破壞活動還在繼續着。劉福純還給他撐腰。開始生產後，社員們越來越感到不分勞動好

壞都一律掙十分是不合理的，於是有人提出合理評分記工：勞動力強的掙十分，勞動力弱的掙八分或九分。大部分社員都很擁護這個辦法。大家便根據劉明勞動不好，評定他一天掙九分工。這時，劉福純從旁提出了一個奇妙的辦法：按一百分算作一個勞動日，好勞動力一天掙一百分，劉明應該掙九十九分。有的社員一听，不覺又聯想起過去劉福純作投機買賣時，經常使用的狡猾手腕，便氣憤地想道：“又抓我們莊稼人不識數了。”大部分社員堅決提出了意見表示反對。劉明一見他侄提出的辦法遭到反對，立刻假惺惺地說：“莊稼爺們評啥工，記啥分，怎好意思讓勞動力弱的掙少了。”於是有不少勞動力弱的人附和他，會上又爭論不休，結果又按“老十分”幹下去，第二天勞動力強的誰也不願意下地幹活了。直到以後經過教育，社員的情緒才安定下來。

春耕開始後，劉洪達到蘇聯參觀去了。臨走時，他安排社裏的事，考慮到劉明這個人入社以後，總想拉攏一夥人和社作對。於是，他告訴代理主任張慶書和副主任郭森等人對劉明多注意些。不出劉洪達所料，他一走，劉明就更加猖狂了。

一天早晨，郭森領着十幾名社員往村北劉明的一塊地裏挑糞，郭森听生產組長韓景榮說，劉明告訴他這塊地是八十條壟，可是這次留意地從東到西數了兩遍，馬上就發現了不對頭。這塊地是高粱茬，東邊緊靠墳墓，西邊緊

挨着的是穀槎，界限很明顯，為什麼刘明把八十八條壠硬說成是八十條呢？郭森在納悶，但是一联想到緊挨着的那塊穀槎地是王老相的，立刻就明白了：王老相是刘明的岳父，刘明原來想瞞八條壠給他的岳父呀！可是這時，郭森還信不實，就讓腿快的小社員張萬山跑回去到粉房問問刘明。張萬山回去一問，刘明起初仍說是八十條，但是等張萬山从粉房走出來時，他又緊忙追上去，改嘴說是八十八條壠。郭森把刘明隱瞞八條壠的事情，告訴了代理主任張慶書。下午，在社員大會上，便揭發了刘明的這件事，可是刘明硬說別人誣賴他，會議吵嚷半天，結果不歡而散。接着郭森又分配刘明去担糞，刘明就更不滿了。

正好這時刘福純又來到社裏。在刘明的唆使下，刘福純把張慶書找去，故作親近地說：“老張家和咱老刘家向來不錯，可別鬧意見啊！”

三五天後的一個下午，刘福純和另一個幹部又把張慶書找到刘明家裏。刘福純說：“你們社的問題不少，今晚開社員大會，三個主任向大夥檢討檢討吧！”又說：“刘明要退社，影響可不小啊！這南北二屯，東西十里八里，哪有不認識他的呢？”

对刘明沒有什麼應該檢討的，但是張慶書這樣想：因為分工不合理把刘印的腿壓壞了，在会上講一下還是有必要的。於是同意召開社員大會。那曾想在会上刘福純讓他們“脫褲子割尾巴”。三個主任剛檢討了自己工作的

缺點，劉明就從炕上蹣跚地站起來說：“郭森軟的欺硬的怕，我不能吃硬飯他讓我吃硬飯，我不能担糞他讓我去担糞……。”完了劉福純又接過催問：“劉明那八條壠是怎回事呢？”

“問問當事人韓景榮吧！”郭森氣憤地說。

“咳，咳……。”中農韓景榮剛想說出真情，一眼見到劉福純那副神情就改口說：“那算是我听錯了！”

“还用問啥，張萬山还在这呢！”張琴書看韓景榮不敢做証，立刻把話頭轉了過來。

張萬山，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讓劉福純一追問就吓得嗚咽地哭了。

“怕啥，是啥就說唄！”張萬山的媽媽在旁邊看了一下劉福純，氣地使勁推兒子一把。

“人家沒作的事还能瞎說嗎？”這時劉福純冷冷地說，“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”

“誰还有意見？”

大家無言。

“沒有意見就散會吧！”

社員們默默無言，氣憤地走出了會場。

夜，雖然黑得對面不見人，但是滿天星斗都在閃着光。走了一個胡同裏，三個主任和貧農張林書都停了下來。

“他們穿一條褲子，社算沒法搞了！”郭森有點灰心地